

东夷新皇碰瓷德硕小郡主

一场以爱为名的追逐正在展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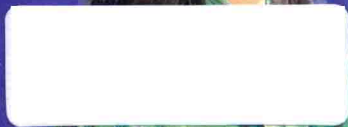
她女扮男装，他欠债不还

面对巨额账单，某人却嬉皮笑脸地来提亲，  
不如，让我以身相许吧。

# 小心 公子

柳风拂叶  
著

XIAO XIN GONG ZI  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 小心子

柳风拂叶

作品

XIAOXINGONGZI  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FENHANG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心公子 / 柳风拂叶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594-0137-3

I. ①小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1510号

书 名	小心公子
作 者	柳风拂叶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石 颖 何亚男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李璐君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87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7年6月第1版,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137-3
定 价	32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CONTENTS



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婚事	伤心	算计	阴谋	追逐
.....	.....	.....	.....	.....
125	095	064	033	001

# 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
得意	失策	寻觅	大礼	合作	试探
308	288	253	218	192	162



## 第一章

## 追逐

南荣一座小城的酒肆二楼，一张临窗的桌子边坐着一青衫男子。男子眉目冷峻，身姿挺拔，头发遮住小半张脸庞，微风拂面，头发微微飘动，可见到他头发遮住的一侧没有耳朵。

天空下着淅沥细雨，他倚窗俯瞰，行人多数归家，少数店家仍做着生意。他望着不远处的一家包子铺，门前有两条黄狗在雨中摇尾乞怜，包子店家先赶了赶，那两条狗离开又回来，他动了恻隐之心，丢出俩包子。两条黄狗叼着包子迅速跑开，顷刻间咽下后又回转。

青衫男子笑了，一个紫衣男子走过来，问：“瞧什么呢？”

青衫男子不曾回头应答：“肉包子打狗。”

紫衣男子坐到他对面：“狗还能回来？”说着倒茶往嘴边送。

青衫男子这才望向他，挑眉：“回来了。”

紫衣男子触唇的杯子一顿，面露揶揄：“那还真是稀奇。”

青衫男子认真看了一会儿紫衣男子：“我知道你有本事，可宇文昊也不是吃素的，探子回报追踪你的人已到南荣，相信不出十日你的行踪就会暴露，你真不担心吗？”

“好戏才开始呢，你的担心可真让人泄气。”紫衣男子吃着点心，很伤心地看了青衫男子一眼。

他的表情和声调可真欠揍，青衫男子说：“你要小心谷静云，他不是轻易能对付的。”

“天下竟有那聪明人，若轻易对付得了人生岂不无趣？”

“还有颜青松，东夷王虽不待见他，可他一直稳坐太师的交椅也不是靠年纪的，正所谓烂船还有几斤钉，东夷现在就是他在主持大局。丢

玉玺的事儿他自责得很，派来中原寻找的人马你已经见识过了，如果想在东夷和德硕的夹缝里成功逃脱，你光靠一张嘴可不行。”

紫衣男子何尝不明白，可他喜欢挑战，更喜欢将别人的命运攥在自己手里把玩：“你还真是操心的命。”

“我该走了，接下来你自求多福。”青衫男子语气很无情，眉宇间却有一丝担忧。

紫衣男子不以为然地笑道：“管好我的银子，那可是我的命。”

青衫男子白了他一眼，起身离开。

直到青衫男子的脚步声消失，紫衣男子的表情才由轻松转换成凝重。宇文昊果真是有些手段的，不怪如今的中原是朝廷一枝独秀。

与此同时，小城外十几里处，一辆马车正冒雨不疾不徐地前行。

这辆马车的车室与别的不同，被改造一通，一张雀绒毯子，一床云锦丝被，一个长形靠枕，一个绣花熏香的颈枕。一个面容俊逸的小生躺在毯子和丝被中央，靠枕在他怀里，熏香的颈枕歪向一方。

没错，他正睡得天昏地暗，丝毫不受轮轴滚动发出的噪声影响。

驾车的是个小老头，也是这辆马车的主人。因为租车的小哥出得起价钱，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，只是见到那个熏香的绣花枕头时，他忍不住多了句嘴：“小哥儿嗜好真不一般。”

下雨日，天易黑，马车驶过城门口时，天已有落幕的架势。

老头儿在外混久了，一看车室里的行头装备就知道该把人拉往哪家客栈。马车在天宝客栈前停下，有小厮迎出来，老头儿这才轻敲车棧子：“公子醒醒，公子醒醒！”

车室里的人被吵醒后皱眉，迷糊中竟不知身在何处，突然坐起身来撩开窗帷往外看，倒是将那老头儿吓了一跳：“到了吗？”

老头儿赔笑点头：“到了到了。”接着他听见车室里一阵惊心动魄般的异动后，车门被人推开，露出一张美少年的脸庞。

美少年下了车，丢给老头二十两银子，又嘱咐小厮将车室里的东西都搬到客栈天字号房去，这二人有银子拿，动作自然迅速。

很快他就在天字号房里坐下品茶，小厮又勤快地为他张罗晚饭，他却只要一大桶沐浴的热水。

少顷泡在热水里，美少年连日赶路的疲惫骤然放松下来。室中烛火摇曳，火星儿跳动发出“咻”的声响。

如墨的夜色淹没了坠落的雨，一群黑衣人追着一紫衣人在黑夜里疾速前行。紫衣人加速纵身落在客栈里，躲过小厮的视线后推开一间房门。

房里烛火清明，屏风只掩住半个浴桶，当他清楚看到屋里有人时，那人胸前已漂着白衣。

来人的模样如同他刻意去牢记的画像，陌生亦很熟悉。

这叫什么？

自投罗网？

“公孙公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”为了玉玺，他追了这人三个月，却只追到一次还让他跑了，谷静云犯的得而复失之错可不能再犯。

公孙瑾笑嘻嘻地看过去，轻轻抖落发梢上的雨水，身上的紫衣湿了个透顶，紧贴着结实的胸膛，脸上挂着自来熟般的痞笑：“上次不告而别定是惹恼了谷兄，此次听闻谷兄与在下同在这小城，特来告罪。”

“那公孙公子还真挑得不是时候，我正在沐浴，若阁下真有诚意可否一会儿再来？”说什么告罪，那张骗死人不偿命的老实面孔，谷静云想忘也忘不掉。

谷静云虽如此说，公孙瑾却没离开的意思，还大大咧咧坐下，细长的指节在烛火下有些泛白：“我可是自己找上门来的，谷兄这太见外了吧。”

“难道公孙公子有看‘男人’洗澡的雅好？”话虽这么说，谷静云心里却苦恼不已，他不离开自己怎么起身着衣？

公孙瑾依然是那副死皮赖脸的态度，谷静云此刻不悦的语气令他十分感兴趣：“实不相瞒，看男人洗澡正是在下生平嗜好之一，特别是看谷兄你洗澡，绝对是在下人生一大幸事。”

谷静云闻声动怒，单手掬水运功不客气地朝公孙瑾袭去。公孙瑾利落闪身避开，动静却引得窗外几条黑影注意，他瞬间明了谷静云的意图，自己不是来自投罗网，而是来避难的，糟糕的是对方还在水里。

公孙瑾收起顽劣态度，注意着窗外动静，谷静云趁机白衣裹身。由于未擦拭水渍，白衣将他的身姿完全呈现出来。不经意间，公孙瑾看得呆了，又恢复顽劣样轻声道：“谷兄居然有副女儿的身段，这辈子定是



恨死了自己为何投错胎吧。”

谷静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迅速套上外衣：“还有时间贫嘴，不如让外面的人一起听你说书，如何？”

公孙瑾立即换了一副讨好的嘴脸：“别别，如果我让外面的人捉到，谷兄你想要的东西怕是一辈子都找不见了。”

谷静云朝他伸去手：“东西拿来我就帮你。”

“那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会带在身上。”

这是谷静云的死穴，出发前他向宇文昊保证过一定会夺回玉玺：“反正我也不一定能困住你，我何不坐看你们厮杀，等你们斗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再想法子留住公孙公子岂不容易！”

他是想坐收渔翁之利，德硕的人不只主子，连奴才也唯恐天下不乱：“主意是好主意，谷兄可想过若是在下熬不过去死了……”

他不用把话说完，谷静云也清楚其中的利害。可就这样被人要挟，他又很不甘心，刚想开口，一支带着火的箭突然穿过窗棂射在床架上，床帘很快燃烧起来。

待二人反应过来之际，十来支带火的箭又射入房内：“呀，我的雀绒毯，我的锦被……”谷静云不顾一切地朝床前靠近，眼睁睁看着火星子落在雀绒毯和绵被上，燃得轰轰烈烈，他的脸都绿了。

公孙瑾去拉他，手臂不慎让箭划伤，同时空气里飘浮的异样气息让他察觉到，燃烧的箭上有毒。公孙瑾脑子迅速运转，一把拽着谷静云夺门而出。此时客栈着火之事吓得客栈里人仰马翻，二人借着混乱终于逃出客栈。

可逃出客栈并未安全，在逃路中，谷静云注意到了公孙瑾手臂上的箭伤。后有追兵猛追，公孙瑾的表现也陡然怪异起来，这样下去肯定逃不掉，两人跳入一座废院，隐身于杂草丛中，窥视着黑衣人驻步后又离开。

“公孙瑾，你怎么了？”带雨的夜色下，谷静云只能看清公孙瑾的轮廓。

公孙瑾喘着粗气，声音虚弱：“那箭上有毒，谷兄，我可是为救你才被箭射伤，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。”为避免目标太大，公孙瑾是独自出发的。

谷静云不会玄黄之术，自然不清楚公孙瑾的状况如何。而且是真中毒还是假中毒有待考证，此时此刻，他可是有着十足的警惕：“那我那些被烧掉的雀绒毯、锦被还有香枕怎么办？如果不是你拉着我离开，我一定能抢出来。”

公孙瑾心下无语，这会子他居然惦念着他的随身行头：“你如果想得到想要的东西，最好赶紧带我离开，一会儿那帮黑衣人找回来，倒霉的可就不止我一个了。”

“我刚洗好澡，本该在床上躺着好好与周公下棋，你不只扰我的好梦，还连累我淋雨，现在还要我救你，这账是不是得好好算算？”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谷静云也是独身出发，只偶尔留下记号让暗部发现再通知宇文昊他的行踪，不过依他的能力应付几个刺客还是妥当的。

黑夜里公孙瑾看不清谷静云的表情，不过能听出他话里的算计：“谷兄有何提议？”

公孙瑾的声音又弱了一层，趁机言道：“雀绒毯和锦被都是皇帝赏我的贡品，市价三千七百二十一两，看在你拉我半夜淋雨的分上零头给你去了，就算你三千七百二十两好了。”

公孙瑾突然可以想象到谷静云算出这笔账来的滑稽表情，该是何等“赏心悦目”：“多谢谷兄好意，只是我身上哪会带那么多银子？”心叹谷静云真有胆，敢向他要银子。

“只要你承认这笔债就行了。”

公孙瑾此刻没的选择：“就依谷兄。”

黑暗中谷静云一笑，带着公孙瑾消失在废院里。

一缕温柔的风刮过城墙，城下几个士兵显得吊儿郎当，还是那驾车的小老头儿，驾着他那辆被人改造的马车驶进城去。

车室里公孙瑾的情况很不好，臂上伤口很小，可见毒物何其毒也，若真中整支箭，只怕此时已一命呜呼了！公孙瑾的意识还算清楚，他双眸紧闭不动声色，暗中却在自行运功调理。

谷静云一会儿盯着公孙瑾看，一会儿又闭眼，根据他的判断，公孙瑾的确中毒不浅。如果真是剧毒，他又能扛到现在，只能说明他不是个

好对付的主儿。仔细看公孙瑾，他还真长了副好皮囊，令谷静云暗想不知伤了多少小姑娘的心。

“谷兄不会爱上在下了吧。”公孙瑾虚弱地睁眼笑道。

谷静云愣了一瞬，随即说：“公孙公子不只有爱看男人洗澡的嗜好，还有爱误会人的毛病。在下跟公孙公子并非同道，自然不会对公孙公子有非分之想。”

“那还真是遗憾。”

谷静云想到什么，陡然靠近公孙瑾，并出手在他身上好一阵乱摸，惹得公孙瑾说：“谷兄分明就是对在下有意思，何苦装腔作势？只是对我一个伤患出手，未免有些说不过去。”

适才他没出手，是真担心突然袭击会加强公孙瑾的防备。找到玉玺固然是好，若找不到公孙瑾再受刺激毒气攻心死翘翘，那他就真没脸回去见宇文昊了。

“你还真没将玉玺带在身上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让谷兄失望了，不过能得谷兄调戏一番，也是在下的荣幸。”

他可没空调戏他，谷静云瞪着公孙瑾：“你的嘴要是也中毒就好了。”

不似几日前的光景，近两日阳光明媚，天气很好。小老头儿将马车停在一处挂匾为“渝和堂”的药房门口，下车知会车室里的人地方到了。

谷静云下车进了渝和堂，几个坐堂的大夫正诊脉开方，十来个病容无欢的病人坐在一旁等候。有药童招呼他：“这位爷，您开什么药，带方子了吗？”

“我不抓药，麻烦你请灵儿姑娘出来一趟，就说荡秋千的人来了。”这是他陆灵儿之间的暗语。

药童听得莫名其妙，但既然能说出他家主子的名儿就该是识得之人：“公子稍等，小的这就去通传。”

不一会儿，一个身前系着围裙的美貌姑娘从侧门撩帘出来，手里还握着药杵，欣喜地冲他喊：“你怎么来啦？”

谷静云也迎上去：“无聊了，找你解闷儿。”说完，附上她的耳细语一番。

陆灵儿听了便吩咐药童：“小三子，门口有辆马车，带到后门去，

再带几个人把车里的病人带到后院小房里。”

“是，姑娘。”

嘱咐完事情，陆灵儿拉着谷静云往里边走边说：“今儿有些忙，我到现在还没喘口气儿，你来也不提前告知一声。”

她责备的话里并无责备的意思，谷静云直抒来意：“今儿来可是有事求你。”

陆灵儿回过头看了谷静云一眼，迈进自己的房门，解下围裙，丢下药杵，扑过去抱住她：“汐儿，好想你啊，就算你是有事找上门来见我，我也高兴。”

陆灵儿是在替她担忧，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，她们还没见过面呢。

“别叫我楚汐，我现在叫谷静云。”

陆灵儿不喜欢谷静云，那个害楚汐难过的无情男子。她与汐儿一起长大，从来不曾见过她那么伤心的表情。此时听她说自己叫谷静云，陆灵儿很难过：“我不管，在我面前你就是楚汐，如果不是怕遭你恨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。”她不敢杀人，这话是哥哥陆陌说的，现在借来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。

谷静云，也是此时的楚汐轻轻笑了：“不说这些话，快去瞧瞧我带来的麻烦。”

汐儿以男装示人，估计那人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，陆灵儿心想得小心别露出马脚耽误汐儿的事：“好，走吧。”

渝和堂的小房，其实就是重病房，里面躺的基本上是些疑难杂症的病患。此时公孙瑾安静地躺在木板上，想着他的谷兄几时回来，莫不是丢下他不管？不，不会，谷静云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脾性倒与他相似。

陆灵儿领着谷静云进到小房，看到木板上所躺之人的瞬间眉宇皱紧：“他中了什么毒？”

不愧是医药世家的女儿，一眼就能看出是毒是病，谷静云摇头：“我不清楚，想着中毒好几天还没死，估计不是什么奇毒吧。”心里却清楚这一切都是凭借公孙瑾可怕的内功。

陆灵儿来到公孙瑾身边，替他把脉，片刻后说：“他的脉象很乱，却又能把到一丝平稳，你的朋友求生意志很强。”

公孙瑾却突然露出痞性，口出狂言：“姑娘，你长得真好看。”

陆灵儿一听，脸臊得绯红，迅速离他远远的，略显尴尬地望向谷静云：“他在胡说什么？”

谷静云瞪向公孙瑾，话却被公孙瑾抢了：“不过没我的谷兄好看。”

陆灵儿“扑哧”笑出声来：“他可真有意思。”

“你别理他。”懒得看公孙瑾，谷静云更关心他此时的情况，“怎么样？他中了什么毒？还能活多久？”

“啧啧……”公孙瑾作势失落地摇头，“听谷兄这话，好像巴不得我死一般，好歹在下有见你洗澡的缘分，你也太无情了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陆灵儿双眼瞪得如铜铃，脸较之前更红，“他……他看过你洗澡？”

知道陆灵儿在想什么，谷静云赶紧说：“他什么都没看见。”

陆灵儿捂着发烫的脸，心扑通扑通地跳：“你可吓死我了。”

“快回答我的话。”谷静云实在不想回忆与公孙瑾相遇的那个悲催的夜晚。

“我是解过一些奇毒，可这种毒我没见过，恐怕只有哥哥才有办法了。”陆灵儿如实说。

“陆小白在这儿吗？”

陆灵儿点头，随即又无奈地摇头：“琴月楼前半月选花魁，哥哥把那花魁包了，不仅花光了银子，还被老鸨罚扫院子抵债，真是丢人。我担心母亲家法伺候，悄悄拿钱赎了他出来，谁知他前脚出了琴月楼，后脚就进了圆通赌坊，已经一天一夜没回来了。”

陆小白曾说过，有美人有赌局才是他的人生，不然有负他年少有为的医圣美名。

“咱们去找他回来。”谷静云平静地道。

“嗯。”陆灵儿颌首，又道，“不过得先给这位公子服下续命寒露丸，我不知这毒深浅，若咱们离开后他死了，你可真是白跑一趟了。还有你，我得好好替你瞧瞧，万一这毒会传染怎么办？”

陆灵儿是真担心她，那副严肃的表情倒像极了她母亲。“你可真体贴，我干脆娶了你算了。”

陆灵儿嗔怪她：“又开始说胡话了。”

“你别嫁他嫁我吧。”性命堪忧的公孙瑾依然精神活跃，嘴亦十分利索。

谷静云也奉陪起来，道：“你不是说我比灵儿好看吗？”

公孙瑾点头：“你是比灵儿姑娘好看，可我总不能真娶一个男人吧，你要是女人我就娶定了。”

谷静云猛然一恼：“灵儿，续命寒露丸给他吃，也别忘了给他送一剂无声汤。”

公孙瑾被谷静云的突然翻脸给惊了一下，难道是因为自己不娶身为男子的他而生气了？还有那个什么“无绳汤”是什么东东？他想不清楚，掌心却直冒冷汗，心下亦阵阵恶寒。

……

“来啊，来啊……买定离手……”

圆通赌坊里的嘈杂声传得很远，赌旗在风中摇摇晃晃，门口几个赌坊打手流里流气地或站或坐，嘴里说着齜齜的话，不知说到什么，嘻笑声不断。

陆灵儿和谷静云出现在街道上，陆灵儿指着一个方向：“喏，就是那儿。”

谷静云抱歉地开口：“灵儿，要辛苦你了，你也知道你哥一见我就跑，我要是进去肯定逮不到他。”

陆灵儿了解谷静云，她是想让自己进赌坊里找寻哥哥。然而心里又不免有些为难，毕竟这种龙蛇混杂之地她一个姑娘家去凑什么热闹？看着陆灵儿一副焦急的模样，她也只好应下：“嗯，那你在门口等着。”

谷静云有些不放心地摇头：“后门在哪儿？”

陆灵儿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，很快就明白了他的用意，苦笑道：“我都不知说你们俩什么好，从旁边的小巷进就是了。”

“谢了。”

陆灵儿无奈摇头，朝圆通堵坊的门口走去。打手见有漂亮姑娘靠近，有人围上来：“姑娘，来错地方了吧。”

陆灵儿有些害怕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找人。”

“找什么人？是不是你的情哥哥在里头？哈哈……”来人伸手欲轻薄陆灵儿。

突然一人按下他的手说：“这不是渝和堂的陆姑娘吗？”

“财哥，你认识她？”

被叫财哥的人点头：“我老娘三天前病了，吃了陆姑娘开的两剂药就好了，今儿当我还你的恩，你想找什么人就进去找吧，下次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”

一听到能正常进去，陆灵儿忙谢过慌张进去了。

赌场里的乌烟瘴气令她不时捂鼻皱眉，喧哗声和骰子的撞击声冲击着她的耳膜，陆灵儿避过赢了银子兴奋的赌鬼，又险些撞到输了银子失魂落魄的赌客。真搞不懂这个地方有什么吸引力，能让哥哥一天一夜不回家。

终于在一个赌桌前找到哥哥，他面前赢了百来两银子。此时的哥哥衣衫不整，早已失去了一袭天姿风流，她大步过去拉住他：“哥，别赌了。”

陆陌一见妹妹很是意外：“你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，去去去，回家去，别打扰我赢银子。”去琴月楼包花魁的银子是从娘那里偷来的，娘每两个月会查一次账，要是发现银子少了，他铁定会被剥了皮泡在药缸里大半年不能动弹，那体会，可真是想想都不寒而栗。现在离娘亲查账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得赶紧把钱赢回来充账。

“汐儿来啦。”

陆灵儿在陆陌耳边一吼，他立即僵住了，从小到大被欺负的记忆汹涌而至。他也不下注了，急急问：“她来干什么？人在哪儿？”

“她跟我一起来的，只不过……哎，哥，你别跑啊！”

看着敞开的后门，陆陌似看到成功避开某人的曙光，才跨过门槛，脚下就被什么一绊，整个人摔了个人仰马翻：“哎哟，哪个不长眼的……”他趴在地上边骂边回头，看到某人时就哑声了。

谷静云脸上笑容灿烂，一脸无害地看向他说：“陆小白，就知道你要从后门出来，我在这儿都等好一会儿了。”

“楚汐，你怎么打扮成这样？”陆陌是七岁时结识楚汐的，那时楚

汐被人送到师叔那里学武，由于自己从小体弱，打不过楚汐，他悲催的日子也就开始了，至今仍未终止，以致每次被楚汐欺负了就去拜菩萨，诅咒楚汐练武断手断脚，总之只要她不能欺负他，断哪儿他都满意。结果菩萨真是泥糊的，因为从来就没灵验过……

由于陆陌幼时总笨得跟头猪似的，所以她给他起了个雅号，陆小白。白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白痴的白，不管陆陌愿不愿意，反正他从此就叫陆小白了。

“还有我叫陆陌，不叫陆小白，你要再叫我陆小白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”陆陌挣扎着起身，边吼边揉着摔疼的膝盖。

陆陌自小体弱多病，没办法练武，所以师伯母和师伯只教他医术和逃命用的轻功。或许老天爷对他眷顾，在医术上陆陌的学习和领悟能力天下无双，致使他如今不过双十便已青出于蓝得医圣之名。

“我可是听说了，你在琴月楼包花魁用的就是陆小白这个名字，你自己都承认了，还不准我叫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没回答他自己女扮男装的原因，楚汐刻意转移话题道。

那是不想暴露身份时用的，偏偏自己嘴贱，老鸨一问他叫什么名字时，他只想起“陆小白”：“我用就可以，你叫就不行。”

“凭什么？这么好听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呢。”

“哪儿好听啦，你分明就是骂我。”

“好啦。”不知何时陆灵儿走过来，“你们俩怎么总是一见面就掐呢？哥，这回汐儿找你是有正事的，别在这儿斗嘴了，赶紧回去吧。”

陆陌暗道楚汐找他能有什么正事，但看那一袭男装打扮，那身外裳他记得是谷静云穿过的，陆陌不再跟她贫了：“我膝盖疼着呢，还不过来扶我一把。”

陆灵儿去扶他，陆陌却挑眉看向楚汐。

楚汐走过去扶住他，说：“陆小白，你可真会借着机会摆谱儿。”

陆陌瞪着楚汐，说道：“都让你别再叫我陆小白了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你别过分啊！”

“我都叫习惯了。”



“给我改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啊，灵儿，救命啊！”

陆灵儿终于听不下去了：“你们俩安静会儿行不？这可是大街上呢。”

回到渝和堂，陆陌先去沐浴更衣，陆灵儿陪着楚汐进到内堂。才喝了杯茶的工夫，药童进来说遇到个麻烦的病患，陆灵儿便出去了。

楚汐兀自喝着茶，目光却看向小房方向，神情逐渐凝重下来。这几日只顾着赶路提防公孙瑾，不曾有时间好好思忖过。临行前宇文昊说过，东夷玉玺在东夷是皇权的象征，谁有玉玺谁就是东夷王君，现在这玉玺丢失，东夷内乱，正是攻打东夷的好时机，那玉玺关乎着德硕是否能一举拿下东夷成就千秋大业，所以，非抢到手不可。

再来，东夷不会坐视玉玺丢失不管，东夷太师颜青松，护主心强，现在东夷混乱的局势就由他掌控平衡，足见他的能力手段。不只如此，想必他也查到了公孙瑾身上，那夜的刺客目的明了，定是以为公孙瑾将玉玺带在身边，想杀了他抢玉玺。

还有件事她不明白，公孙瑾为何要抢玉玺？他是水啸庄的少庄主，抢东夷玉玺做什么？难道他野心勃勃想当东夷的主子？可玉玺是他所盗无疑，无论事情真相如何，她都要抢在颜青松之前得到玉玺。

门口进来一个翩翩的少年公子，收拾一番的陆陌终于人模狗样了。楚汐收回思绪，搁下茶盏：“好好的公子哥儿不做，去学人家做什么赌徒嫖客，要是让师伯和师伯母知道你名声在外，恐怕你没有好果子吃。”

陆陌潇洒地一甩长袍，有模有样地坐在一旁倒茶，还不忘回嘴：“多管闲事。”

“听说你吃花酒吃到给人家扫地，这等丰功伟绩可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”双手撑着下颌，楚汐显得很有兴趣。

陆陌早已被损习惯，练就一副厚脸皮：“下次带你去逛逛。”

楚汐白了他一眼，开始说正事：“小房里躺着一中毒之人，本来他是死是活与我无干，可是我在他身上还有事情要做，所以想你救救他。”

又是宇文昊的命令，她擅自顶谷静云的差吧。陆陌心里很不舒服，